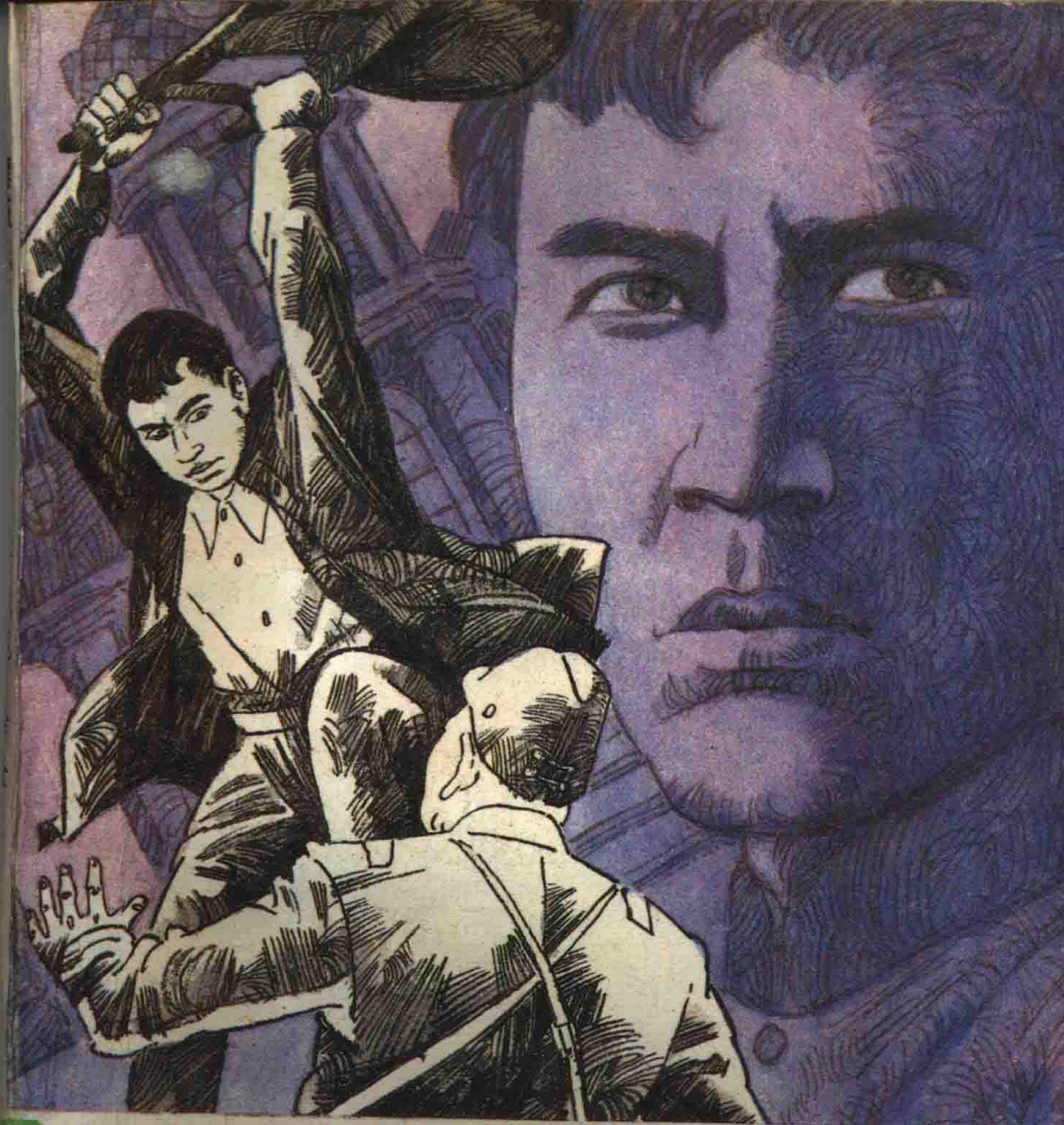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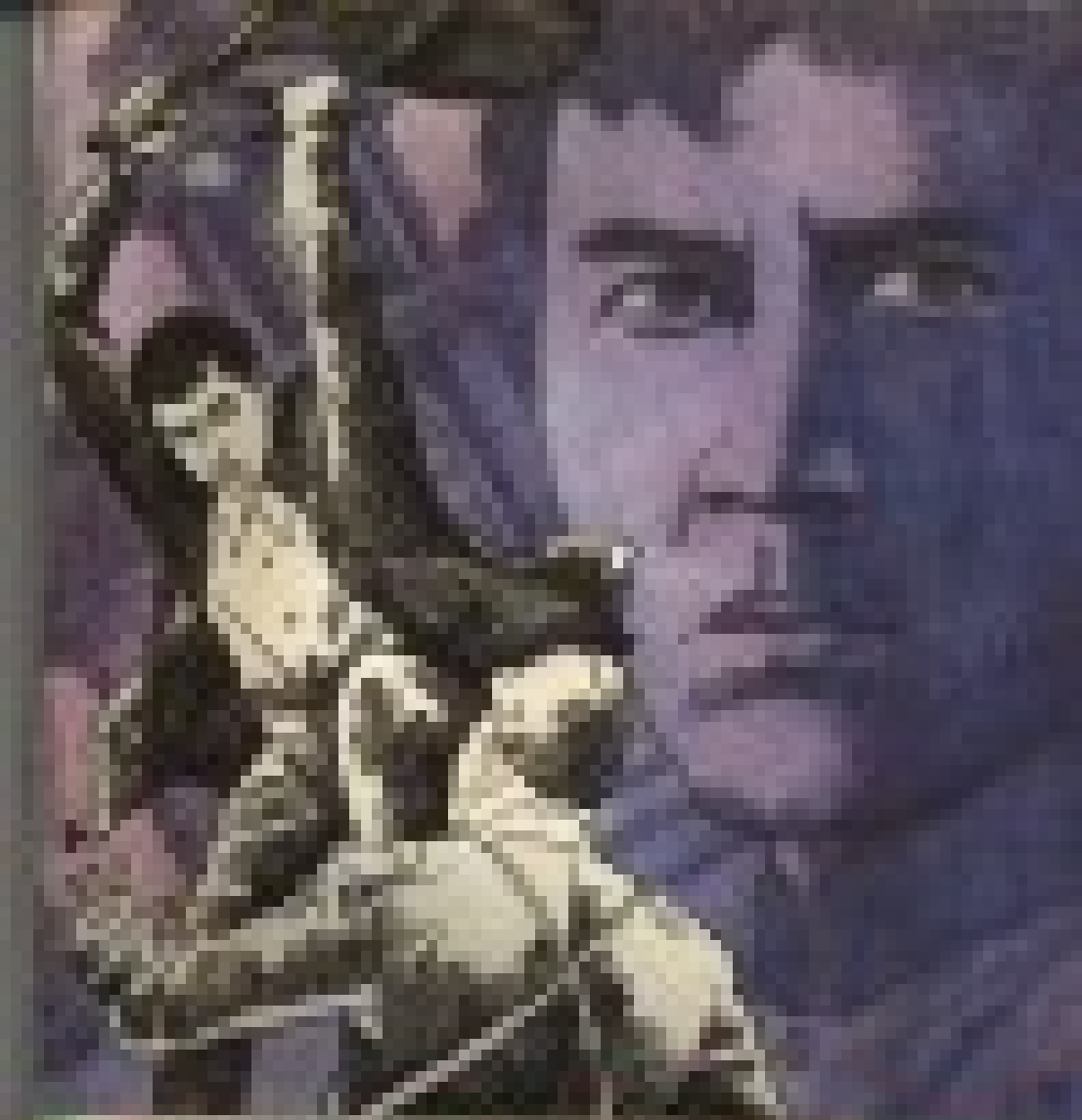




女公子档案



浪花公子档案

樱花公子档案

王保春（执笔）

徐淦生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樱 花 公 子 档 案

王保春（执笔） 徐淦生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150,000字

1986年 2 月第 1 版 1986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500 册

统一书号：10377·28 定价：1.05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它的侵略工具之一——特务组织黑龙会，将日本婴儿打上樱花烙印，送往中国长期潜伏，然后启用，为其侵略中国服务的通俗中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被日本侵略者践踏下的北京。小说通过被中国劳苦群众抚养大的“樱花公子”陈刚与中国姑娘魏凤春的恋爱故事，把读者带入解放前，北京下层社会的真实生活中，给我们展示了三个不同类型的“樱花公子”，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的不同态度，歌颂了北京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侵略者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故事曲折，语言朴实，值得一读。

目 录

一	大杂院里	(1)
二	如意算盘	(6)
三	醉鬼张三	(12)
四	不祥之兆	(19)
五	飞来横祸	(24)
六	节外生枝	(29)
七	有福归天	(36)
八	夜深人静	(41)
九	凤春诉苦	(48)
十	今晚婚配	(55)
十一	新郎失踪	(60)
十二	暗捕陈刚	(64)
十三	樱花烙印	(69)
十四	黑龙内幕	(74)
十五	深夜初探	(79)
十六	自家误会	(85)
十七	螟蛉义女	(90)
十八	二探敌寨	(96)
十九	陈刚醉归	(101)
二十	葬岗游魂	(106)

二十一	邂逅相逢·····	(111)
二十二	陈刚反常·····	(117)
二十三	凤歧叛逆·····	(122)
二十四	巫婆捉妖·····	(126)
二十五	凤春告状·····	(130)
二十六	闭门割印·····	(135)
二十七	妓院风波·····	(139)
二十八	同病相怜·····	(143)
二十九	两家肇祸·····	(148)
三十	返回故里·····	(155)
三十一	半路途中·····	(160)
三十二	病女陈冤·····	(165)
三十三	古庙奇遇·····	(169)
三十四	思念陈刚·····	(176)
三十五	神秘房客·····	(181)
三十六	敲山震虎·····	(185)
三十七	包藏祸心·····	(191)
三十八	冤家路窄·····	(196)
三十九	东方魔女·····	(202)
四十	激战前夜·····	(206)
四十一	浩然正气·····	(211)
四十二	此仇必报·····	(216)
四十三	打入敌穴·····	(221)
四十四	计取档案·····	(227)

一、大杂院里

人们都说老北京有“三多”：春天风沙多，大街上胡同多，胡同里四合院多。

四合院多是多，那也分三六九等：有钱有势的主儿，住独门独院，又宽绰，又豁亮，还清静。可要轮到穷苦的贫民，就没那么多讲究啦！只能是几户甚至十几户，挤到一个院里住，就算是四合房，人家也不叫四合院了，叫“大杂院”。

嗨，要住在大杂院里，可够热闹的！这里也有“三多”：人口多，煤炉炭火多，口舌是非多。

话说在崇文门外，顺磁器口往南，龙须沟东边，有条小胡同叫红桥后街。这红桥后街四号院里，就是个大杂院。院里住着五户人家。这五户人家虽然姓氏各异，家境不同，却因长年生活在一起，彼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书中先表这院里的陈家和魏家。

陈家住的是三间小北房，实际是师徒两姓。师傅赵云龙，今年六十四岁，是河南少林寺附近武术之乡的人，年轻时在天桥打把式卖艺，后来受不了地痞流氓南霸天的气，改行当了架子工。他徒弟陈大川，以前是专给城里各大宅门、商号

搭天棚、办红白喜事搭喜寿丧棚的绺采工。因与把头不和，赌气不干了，拜在赵云龙门下，学搭架子。陈大川五十出头，是红桥一带的老住户，为人正派心肠好，在当地和同行中很有几分好人缘儿。老伴陈大妈，心慈面善，颇为贤惠，只是一辈子不会生育，从育婴堂抱养个儿子，起名陈刚。陈刚长大，跟师爷和父亲一起当架子工。陈大川夫妻视赵云龙如生父，待陈刚如亲生子，两姓一家，过得十分和美。

东厢房两间，住的是人力车夫魏有福，老伴在前几年死去，跟前一儿一女。儿子魏凤歧，是和陈刚同一天从育婴堂抱养的。在凤歧来后，魏大婶又生一女，取名凤春。凤春长大，学唱京韵大鼓，在天桥一带演出。凤歧从小身子骨单薄，跟随凤春弹弦。可惜他从小受父母娇惯，又馋又懒，干事没长性，经常托病不出，害得凤春无法出去卖唱。生活主要靠魏有福拉车维持，因此日子过得不如陈家。

但是，陈家的陈大川，与魏家的魏有福，老哥俩亲如兄弟，多年相住为邻，都靠卖力气吃饭，脾气甚为相投，一直和睦相处，甘苦与共。这里还有更近一层的关系：陈大川的儿子陈刚，今年二十岁整；魏有福的女儿凤春，也已二九之年，两人从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和。双方家长早已“爱好作亲”，确是一桩美满的姻缘。由于这层关系，两家的亲密情谊，更是不同一般。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一天魏有福收车回家，见儿子凤歧在床上蒙头大睡，凤春正噙着小嘴在暗暗抹泪。魏有福一见这光景心里就明白了几分：“怎么？他又灌了猫尿？又没去上地？”凤春委屈地说：“真没招儿！照这样下去，

少挣多花，光指着您一个人过日子，能过得好吗？瞧人家陈家，一家三口人一块儿奔……”魏有福长叹一声，还没容他说话，魏凤歧腾地一声甩开被子，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气哼哼地说：“你也甭看着我不顺眼！你那小心眼儿别想瞒我，要看着人家日子过得好，早点笛儿喇叭一响过门算啦！”凤春一听又急又臊，朝着魏有福说：“爸！您听他说的什么呀！”魏有福本是个老实直倔之人，一家三口人光靠他一个人拉车养家糊口，实在混不周全。魏凤歧浑身酸懒架儿，常常装病，又好酒贪杯，他已对儿子不抱指望。女儿的聪明贤慧，从小操持这个破家，使他很感动。如今儿女都已长大，兄妹经常口角，着实令他挠头。硬下脸来管儿子吧？街坊知道他是抱养的，碍面子，下不了狠心。要数落女儿吧？女儿跟儿子生气，也是为心疼自己，哪能再委屈凤春？这真是让魏有福狗咬刺猬——无处下嘴。他早就有心让凤春嫁到陈家，从这苦日子里跳出一个是一个。怎奈凤春多次解劝爹爹：“爸爸，我妈已经死了几年，您已经够苦的了。我再一走，这家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再让我帮您几年吧！”凤春是个多么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可魏凤歧不知安的什么心？处处跟凤春闹别扭，找气生。

魏有福今天拉车已很劳累，一进门儿见兄妹吵嘴，气就不打一股道来。他见桌上还摆着凤歧喝过的酒碗，又闻见凤歧满嘴的酒气，心想我连咱家的棒子面钱还没挣够，哪里有钱供你喝酒？他顺手抄起酒碗，啪地一声摔在地上，赌气地说：“让你喝！让你喝！你不是不想过好日子了吗？你不是黑眼白眼不待见凤春吗？好味！我就把凤春打发走……”

别看这儿是座大杂院，可院子很小，一家有响动，全院都听得见。魏有福这一摔酒碗，立时惊动了院里的两家人。头一位走进屋来的是陈大妈：“有福啊！他大叔，这是怎么啦？”魏有福气哼哼地说：“嫂子，这日子没法儿过啦！”说着老泪流了出来，长叹一声坐在凳子上。陈大妈一见就知道怎么回事，她拽着魏有福的一只袖口说：“走！上我们屋坐会儿去，散散心，消消火气！你大哥跟赵师傅也刚回来，跟儿女不用惹那么大的气！”连拉带拽，陈大妈把魏有福叫到了北屋去……

紧接着又有一位四十多岁衣着整洁、模样俊俏的妇女走进来。魏凤歧一见慌忙从床上跳下来，连鞋都没顾得提上，就欠着身子毕恭毕敬地叫一声：“李大婶！怎么把您给惊动来啦！”李大婶用眼扫了一下坐在那里生闷气的凤春，又对魏凤歧似笑非笑地假嗔道：“看看，都怨我不是？我看你苦哈哈的，给你俩零花钱，怎么又打酒喝了？看你把老头子和凤春姑娘气成这个样儿，以后可不许呀！”她一边说，一边朝魏凤歧使眼色。

魏凤歧立时心领神会，连忙点头哈腰，口称：“李大婶说得是，我下次不敢了，不敢了。”

李大婶就爱看魏凤歧这股乖劲，于是笑着说：“得，一窝皮猴不嫌骚！凤春姑娘也别生你哥哥的气啦！我把凤歧叫走，让他帮翠莲描描花样子去！”

魏凤歧高声答应，满脸喜色，乖乖地跟着李大婶走出屋去。

魏凤春一声没吭，望着魏凤歧的背影轻轻呸了一声，感

叹地说：“真是不知死的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然后又自哀自叹地说，“唉——我该 怎么办呢？我该怎 么办 呢？”想到这里，在她眼前浮现出她的心上人——陈刚。陈刚那英俊、憨厚、喜兴的面庞，那健壮、强悍的体魄，正朝她招着手含情带笑呢。凤春此时象有了主心骨，顿时觉得欢快、舒畅了许多。

这时魏有福正站在北屋 门前的台 阶上，呼 唤 着她：“凤春，上你大妈家来一趟，有事跟你商量。”

魏凤春是个聪明灵秀的姑娘，一听到老爹的话音语气，方才的满天乌云，现在已是云开雾散，预感到要有什么吉庆的祥云，降临到她的头上。她赶忙快语应声：“哎——，我这就去！”

这正是：一户闹争吵，两家来解围。

二、如意算盘

李掌柜名叫宝祥，五十岁出头，是个精明干练之人。他开的买卖——宝祥号油盐店，就座落在红桥大街路东，红桥后街胡同把口。宝祥号油盐店虽然只有两间门面，一间库房，却因为这一带是贫民聚集之地，人多店铺少，生意倒还兴隆。

今天是李掌柜的喜庆日子，他从山东老客手里贩来一火车皮掺了假的花生油，来价便宜，又与一家大油盐店同益厚的掌柜议定好，将花生油转手倒卖给同益厚。只这中间一倒买倒卖，即可盈得一笔大利。眼下花生油已经运来，宝祥号门前的空地上，大油篓堆积如山。李掌柜这一下午，都沉浸在兴奋与欢乐之中，他送走了山东老客，再一次清点油篓的数目。在他眼里，这堆堆油篓不亚于一座金山。在他经商的半生中，大多惨淡经营，从没做过这样的大生意。这次为倒腾这笔花生油的买卖，除去罄其所有，拿出了本钱之外，还托人取保从正通银号贷了一笔款。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笔花生油的生意上了，现在货已到手，只要同益厚油盐店来人验收提货，李掌柜就算大功告成，垂手可得一笔惊人的暴利。

李掌柜清点了油篓的数目，准确无误。他吩咐三个伙计，轮流值班看守。抬眼看看日已偏西，就回家吃晚饭去了。今天他兴致正浓，没有直接回家，而是信步走到东晓市把口，到一家肉铺买了一大包盒子菜，准备美美地喝上两盅。不过每每在李掌柜高兴之余，心里总象空着一块，一种未了的夙愿，又爬上他的心头。要说李掌柜的店铺不算很大，资金也不算甚多，但是在红桥这一带贫民区里，也算是个鹤立鸡群的人物。唯有一件事对于李掌柜来说，是个美中不足。上回书中说的李大婶，就是宝祥号的内掌柜，李掌柜的续弦夫人，今年已经四十七岁。常言说：够不够，四十六。李大婶从嫁给李掌柜以后，一直没开过怀。跟前只有前房留下的一个女儿，还患了痲症。因此，李掌柜面临着断子绝孙的后顾之忧。

李掌柜手里托着那包用荷叶包着的盒子菜，轻快的步伐慢慢感到沉重，这种说不出来的忧虑又袭上心头。不过这件事最近又有了某种转机。这就是他住的红桥后街四号大杂院里，东厢房魏有福的儿子魏凤歧，经常到他家住的西厢房里磨蹭。看样子他对病丫头翠莲倒有几分情义，砧天觅缝地献殷勤。经过他和内掌柜的床头密议，觉得这倒是件好事。一来可以给翠莲冲冲喜，也许能转危为安；二来别看魏凤歧出身贫寒，可这小子脑袋瓜聪明伶俐，能够随机应变，看风使船，倒是个做买卖人的胚子。自己已经五十出头了，也需要培养个贴己人。魏凤歧这小子家里连嚼谷都混不上，哪里去找这样的俏差事？只要抛出鱼饵，这小子没有不上钩的。想到这里，李掌柜心里又觉宽绰起来。

就在李掌柜冥思苦想之时，不觉来到红桥后街四号门

前。冷不防迎面有一盆洗脸水泼来，李掌柜凭直觉本能地将身子往旁边一闪，但还是有些水珠儿溅在了他的大褂上。李掌柜正要发作，只听泼水人哎哟一声，反倒埋怨起他来：“我说你走道怎么不长眼哪！这大褂昨天刚换上今天又脏啦！”

李掌柜一看泼水的正是内掌柜，不但没有稍加责备，反倒呵呵一笑：“没事，没事，脏了咱们再买新的！”

李大婶一见李掌柜的神气、口锋，便知李掌柜一定遇到了什么喜事，赶忙问道：“那笔花生油的生意做成了？”

李掌柜含笑点头，用手一比划：“八九不离十！”他又用托盒子菜的手往上掂了掂说，“魏凤歧在家不？让他陪我喝两盅！”

李大婶凑到李掌柜跟前跷起脚悄声说：“那馋猫就在咱屋里呢！”然后又轻轻叹口气说，“只是翠莲那丫头，对凤歧爱理不理的样儿，象块冰块儿！”

李掌柜轻轻一笑，摆出一副沙场老将的架式：“那没关系！只要圈住凤歧围着她转，烈女还怕缠郎哩！”

李大婶听了噗哧一笑，举起脸盆来直要扣在李掌柜的脑袋上：“你这个缺德鬼！当初我就是这么上你这条贼船的！”

这里本应引出一段李掌柜的罗曼史来，但为时尚早，以后书中自有交代。

且说李大婶被李掌柜一句话，勾起当初她怎样从河北唐县县城跟随李掌柜进京开买卖的往事，直要用手里的脸盆往李掌柜脑袋上扣。李掌柜一眼望见从大杂院里走出一位三十多岁模样的老大姑娘。这姑娘姓杜，叫杜秋菊。长得细皮嫩肉，眉清目秀，只是脸色惨白，双眉微锁，总象心里藏着万

种愁思，很难见到她有笑模样儿。这姑娘虽是住在大杂院北边的西耳房，可是全院的房东。

李掌柜一见杜姑娘要走出门来，急忙杀鸡抹脖地制止住李大婶跟他取笑。他立时变得满脸正经，朝杜姑娘点首含笑，恭恭敬敬地说：“今天是礼拜六，大妹妹又要上街买菜，款待我那大兄弟了？”

杜姑娘微微点头，手里挎个篮儿，垂目低头，走出门去……

李掌柜用痴痴的目光，望着姑娘远去的背影，沉吟半天才说：“这姑娘也是个苦命人儿！今年大概三十六岁了吧……”

李大婶立刻吃了醋，伸出一只手要去揪李掌柜的耳朵，“你管人家多大呢？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我告诉你，你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我可饶不了你！”

李掌柜也起了火，伸手挡住李大婶要揪耳朵的手，动着手气说：“说些闲话你也吃心！你们女人家都是醋坛子！”说完直奔院里走去。

李大婶一点不饶，紧跟上一步骂道：“你呢？也别拿自己当好玩艺儿！”

李掌柜一进家门，又干咳一声，变得严肃起来。李大婶收回醋劲，也变成贤妻良母式的应声虫。李掌柜转手把盒子菜交给李大婶，李大婶拿去加佐料、破刀、装盘。

李掌柜见魏凤歧在屋里正趴在桌上替李翠莲描花样子，李翠莲斜倚在床上的被垛旁，双颊红晕，正在咳嗽发烧。脸色冷冰冰，毫无表情，眼望天棚，似在想什么心事。李掌柜立时打破僵局：“凤歧呀！今天买卖顺心，陪大叔喝两盅。”

魏凤歧一见李掌柜笑容满面，又说买卖顺心，马上来了精神。他赶忙放下笔，帮李掌柜宽了衣裳，把大褂接过来挂在衣裳架上。又见衣襟上溅有水点泥星，忙找了条湿手巾给擦了又擦，嘴一分手一分，笑脸相问：“大叔，什么买卖这么顺利？莫不是那批花生油的生意做成了？”一句话正说中李掌柜心坎上，他不由得暗暗佩服魏凤歧这小子的精明、细心、好眼力！李掌柜说：“这笔买卖可能赚笔大钱哪！”

魏凤歧对答如流：“大叔是能掐会算、手眼通天，没个不发大财的！您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不象我爸爸，整天跑瘦腿，卖苦力气，东单、西四、鼓楼前，一天累个八成死儿，末了连杂和面儿都吃不饱肚子！”

李掌柜听了这番恭维话，更加心花怒放：“凤歧呀！赶明儿你好好跟我学上几年，做买卖就讲究手、眼、身、法、步，见机行事，能使八面风的船！”

魏凤歧真要感激涕零，他连忙躬着身子说：“大叔要拉帮我，算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这小子为了攀高枝，跻身富贵，竟然不惜认爹呼娘，连凤春唱的大鼓词儿都用上了。

李掌柜被魏凤歧这一番竭力奉承，倒象吃了一副“开胸顺气丸”，从头上舒服到脚下，连说：“不敢当，不敢当，有你这句话，我一定尽量拉帮你！”李大婶在旁听到这话，不亚于自己又生了个大儿子，欢喜得不亦乐乎！也拿起酒壶，给魏凤歧斟酒：“凤歧呀，真乖！以后大婶更要疼你！”